



轻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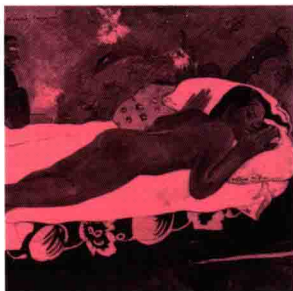
34

图像的肉身

在绘画与电影之间

[法] 莫罗·卡波内 著 曲晓蕊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Mauro Carbone

La chair des images

Merleau-Ponty entre peinture et ciném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图像的肉身

在绘画与电影之间

【法】莫罗·卡波内 著 曲晓蕊 译

Mauro Carbone

La chair des images

Merleau-Ponty entre peinture et ciném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的肉身/(法)莫罗·卡波内著;曲晓蕊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4940-1
 I. ①图… II. ①卡…②曲… III. ①梅洛-庞蒂(1908—1961)—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142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图像的肉身

在绘画与电影之间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莫罗·卡波内
译 者 曲晓蕊
责任编辑 王莹兮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0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940-1/B·1006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致 谢

《图像的肉身》可以说是我上一本书《普鲁斯特与感性理念》的“背面”——前一本讨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概念，而这本则旨在思考当今图像概念的扩展及其现状，恰恰作为理念的感性一面的延伸。在此我要感谢 Brouce Bégout 和 Étienne Bimbenet 将这两本书一同收入 Matière Étrangère 系列丛书。本书部分章节此前已在一些合集著作中发表，我也借此机会向所有译者和编辑表达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还要向所有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莫大支持的众多朋友、同事致以感谢：Emmanuel Alloa, Ronald Bonan, Guillaume Carron, Jean-Claude Gens, Adnen Jdey, Stefan Kristensen, Riccardo Pineri, Andrea Pinotti, Claudio Rozzoni, Emmanuel de Saint Aubert, Jean-Jacques Wunenburger 等。最后，我要将最大的感激之情献给我忠实的密友、对话者和同盟 Pierre Rodrigo，没有他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这本书不会有最终面世的一天。

译 序

为了到达那儿
到达你所在的地方，
从一个你不在的地方启程，
你必须踏上那永远无法出离自身的旅途。
为了通达你尚且未知之处
你必须经历一条无知之路。
为了得到你无法占有之物
你必须经受那被剥夺之路。
为了成为你所不是的那个人
你必须经由一条不为你所是的路。
而你不知道的正是你唯一知道的

你所拥有的正是你并不拥有的
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T. S. 艾略特

莫罗·卡波内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梅洛-庞蒂研究学者，也是意法英三语梅洛-庞蒂研究专刊 *Chiasmi International* 的创始人和主编之一。这本《图像的肉身：梅洛-庞蒂在绘画与电影之间的思考》是卡波内关于梅洛-庞蒂哲学的系列著述之中最新的一本，此前他曾以意大利语、法语等写作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如《不可见的可见性：从塞尚和普鲁斯特出发看梅洛-庞蒂》、《感性的思考：梅洛-庞蒂的非常规哲学 (A-philosophy)》、《普鲁斯特与感性理念》等，并被译为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不同版本在不同国家发表。卡波内对梅洛-庞蒂的讨论始终不曾远离对文学、艺术的思考（这也是梅洛-庞蒂本人在哲学思考中始终贯彻的原则），并且与作者本人对当今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思紧密结合，这不但为我们从哲学、美学角度阅读、理解梅洛-庞蒂提供了鲜活丰富的阐释和明确的指引，也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审视当代文化、艺术及社会现象的批评视角。

梅洛-庞蒂的哲学在世人眼中有着“模糊暧昧”的特征：一方面是哲学家的性格和思考方式使然，他秉持着以问题为

主导而不是以理论体系建构和立场为主导的哲学路径,每一个阶段性结论都只是向问题核心的靠进而不是对问题核心的定性(本书作者就在文中提到了萨特对梅洛-庞蒂摇摆不定的立场的批评,这反映了两人性格和思考方式上的重要差异,梅洛-庞蒂也曾不止一次就萨特对于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强调和坚定决然的立场表达过自己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他所力图达成的现代性思考在其突破前景和方法论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所致,除此之外最根本也最直接的原因是,梅洛-庞蒂过早离世而未能将工作完成的遗憾事实。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始终迫近却从未真正实现”(VI 194)的对世界和彼此共同存在的理解,以及一些开放性的、在动态关系中逐步显形的概念。“肉身”就是这类概念的核心代表。

正如哲学家埃马纽埃尔·阿洛阿(Emmanuel Alloa)在《感性的抵抗:梅洛-庞蒂对透明性的哲学批判》(*La résistance du sensible. Merleau-Ponty Critique de la transparence*, 巴黎: Kimé, 2008年)一书中针对梅洛-庞蒂哲学所发的感慨:“面对一段被死亡无情打断的思想,我们不能指责其尚无结论”,而如何在“思想全貌”,在“作者写作时明确的诉求和为此采用的一整套方法之间找到梅洛-庞蒂哲学为我们留下的

真正财富,才是批评工作所要揭示的重点”。众多当代学者、梅洛-庞蒂研究专家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梅洛-庞蒂的读解。在本书中,卡波内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独特视角,就是从可见性(visibilité)出发来阐释与理解肉身,并将其作为理解梅洛-庞蒂哲学创新性的关键点,这从理论本身的历史与相关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极为大胆的观点。

从梅洛-庞蒂早期的《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开始,对身体的分析就被视为其哲学的重要特点,而肉身概念常被认为是他对胡塞尔哲学以及对自己早期身体理念的进一步发展,肉身的可逆性特征也是通过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经典瞬间——我的左手与右手互相触摸的例证——来得到理解和阐释的。相对于由触觉经验揭示出的我的肉身的确凿性、可逆性及其内部主客体根本差异的取消,可见性一般被视为肉身概念发展的第二层:是从我的肉身向世界的肉身扩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是人与世界的本体论联系的返回阶段(而不是出发点),并且以一种暧昧的方式“避免了指向某一主体或客体,同时集主动性、被动性于一身”(本书导言,p.3)。作为这一思路的代表,雷诺·巴尔巴哈斯(Renaud Barbaras)教授在《肉身的三重意义:梅洛-庞蒂

本体论思想的未解之结》^①中指出：“梅洛-庞蒂的本体论建筑在我的肉身向世界的肉身的过渡基础上，以可逆性、自身知觉为特征的我的肉身被扩展为存在即被感知的‘世界的肉身’。以身体为中介的感觉进入世界的过程揭示出一种深层的运动，即世界获得可见性的过程。从实体的肉身向本体论的肉身的过渡预设了我的肉身与世界的肉身之间绝对连续性。但实际上，这种连续性只适用于客观的身体，通过自身感触的可逆性、主客体区分而被化解，因此，这一概念向世界肉身的扩展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因为梅洛-庞蒂似乎不能在世界的肉身概念中彻底解释无主体的感觉问题。”

如果我们跟随巴尔巴哈斯的观点，或许有必要追问：若可见性并不指向主体性，视觉如何不依赖一个作为条件的主体

^① R. 巴尔巴卡斯，《肉身的三重意义：梅洛-庞蒂本体论思想的未解之结》(LES TROIS SENS DE LA CHAIR; Sur une impasse de l'ontologie de Merleau-Ponty)，收入 *Chiasmi International* 10, 2008 年，第 19—33 页。巴尔巴卡斯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以及较早的一篇《肉身概念的模糊性》(The ambiguity of the flesh, *Chiasmi International* 4, 2008 年，第 19—26 页)都在《梅洛-庞蒂肉身概念的难点》(Les difficultés de la conception merleau-pontienne de la chair, 邓刚译，《法兰西思想评论·第 5 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0—65 页)一文中有所体现。

特别说明：篇中缩写对应的梅洛-庞蒂著作：PP(《知觉的首要性》) *PhP* (《知觉现象学》)、SNS(《意义与无意义》)、SG(《符号》)、VI(《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均采用与本书中引用相同版本。

自行在世界之中产生？若可见性不等于可见的，那么我的肉身如何过渡为世界的肉身？难道它们不是被一分为二——“世界的肉身并不被感知为我的肉身——它是可感的，但并不是感知者”（VI 304）——而最终未能超越先验意识哲学，始终在“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对立”中摇摆不定^①？梅洛-庞蒂是否在由知觉身体向世界的可见性的反转中，悄悄地偷换了概念，像巴尔巴哈斯所说的那样，“那个在观众的帽子里出现的兔子，事实上并不是之前消失在魔术师丝巾中的那一只”^②？

带着这些问题反观本书为我们提供的思考路径，它邀我们踏上一次另辟蹊径的迷宫之旅，像爱丽丝一样跟随着兔子的身影，在现实/想象、可见/不可见、光线/阴影的交织中，在大地深处、在存在的深度中解开肉身的意义。

1. 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澄清此前对这一概念的各种误读和错误阐释”（p. 3），本书第一章围绕肉身概念的意义做了梳理，通过对梅洛-庞蒂、胡塞尔、弗兰克、南希、德里达、米歇尔·亨利等人观点

^① R. 巴尔巴哈斯，《梅洛-庞蒂肉身概念的难点》，前揭，第 54 页。

^② 同上，第 47 页。

的比照揭示出这一概念在发展和讨论中形成的不同侧面。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肉身概念的意义及其与胡塞尔哲学的联系中,卡波内首先选取了“自然”——“地面(sol/Boden)、大地(Terre)”这一联结点。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肉身,首先呼应了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大地”,即所有存在者共同的归属和交流的可能性前提。这也正是可见性的意义——那被胡塞尔称为 *Leib*、作为知觉和运动的经验统一体^①的身体,与作为“一种神秘的、并非客体的对象”的自然之间交流沟通的可能性(p. 9)。

这意味着——不同于巴尔巴哈斯将出发点“自然地”放在胡塞尔在《观念Ⅱ》中对身体(*Leib*)的自触体验的阐述——在对肉身的思考中,处于第一位的并非知觉着的身体,而毋宁说,身体知觉只是考察的入口。因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我们可以在他 1933、1934 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的研究立项申请,即日后出版的《知觉的首要性》一书中读到——“传统理论将知觉视为一种智力活动”,通过感觉材料和理性原则构建出一个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PP 9),而在他看来,格式塔心理学、心理分析、生理学和神经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已经显

^① 参见 E.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La crise des sciences européennes et la phénoménologie transcendantale*), § 28, G. Granel 译,巴黎:Gallimard, 1976 年(中文版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示出：知觉始终是“在世界中的知觉”，是感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的体现；对世界的感知是理性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它“令它们得以重新返回地面”（*PP* 34）。所以对他来说，“整个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就是：知觉世界包含着各种关系，以及一种整体组织方式，而传统的心理学和哲学尚未发现这一问题”（*PP* 35）。

这种“整体组织方式”虽然尚未得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却并未消散在沉寂中。在梅洛-庞蒂看来，艺术、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比哲学更为敏感超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写作《知觉现象学》的同时，梅洛-庞蒂在《塞尚的疑惑》、《电影与新心理学》等一系列文章中已经以艺术创造（绘画、电影等）为参照，探讨在现代艺术感知和艺术表达中呈现出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层思考（《意义与无意义》，1948）。在他看来，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瓦莱里、塞尚的作品与自己所从事的现象学思考一样，致力于“把握处于生成中的世界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PhP XVI*），画家探寻的目光揭示出“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塞尚的疑惑》，*SNS* 28），表现“被抛掷于世界之中在他者的目光之下存在并从中领会到自身存在”的意识，而“现象学哲学或者说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我与世界、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性，向我们描述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他者之间充满悖论和混杂的联系，而不仅是对其作出解释”（《电影